

范文正公集

化國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

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
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
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
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
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戍殺
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
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
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
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
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
如此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
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

利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

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

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
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
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肯盟
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
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
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
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
權宜許之更當嚴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

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
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
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

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
邊士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士兵若
近裏士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
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
華耀士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
州士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
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
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
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
或謂若士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實尤多不
然士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
可減然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

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剋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
陳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旣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
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
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
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稅
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
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
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
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
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
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
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

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
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
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
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
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
其弊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
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
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
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四戎以山界
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

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
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
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
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
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
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
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
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
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
寡不敵遂及放敗且彼爲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
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
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

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
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於橫山更進兵降
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
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
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
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
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
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
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
兵臨之彼旣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
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
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

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旣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

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
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
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
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
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
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
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
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
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
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
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
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

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
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
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
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
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
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
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
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
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
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
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
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

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
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
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
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
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
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
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
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
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
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旣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
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
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

著於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爲邊兵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尪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

勾赴邊上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

可伏兵之處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

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爲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爲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爲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爲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恡不足與

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
移兵馬減省糧草須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
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
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
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
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
憂臣不勝懼迫惶恐之至

奏爲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西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
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
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
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

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
略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
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
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
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
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
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
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
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邊入中有數
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
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
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

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
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
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鬪
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
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
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
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
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
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
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

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
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
向南監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
富實之家不爲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
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
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
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
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
速爲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
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
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

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
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
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
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
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
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
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
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
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覲步谷口
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
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
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

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
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
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
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
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
元昊連衝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
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
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
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
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
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
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爲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爲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

界曾有相傷况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
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
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
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
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
據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
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
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
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
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

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禦捍之謀以待一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爲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爲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卽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

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
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
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
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
爲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
河東亦足相爲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
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爲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
此爲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
爲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
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
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
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

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真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爲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

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竄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沿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勅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真關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

斛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最爲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

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
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
體量關輔今來灾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
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斛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
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
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
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
邊庶爲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
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
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

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
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
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
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
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
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
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
偶不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
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况沿邊次邊小處判
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裏差官徃彼

勾當到本處却闕官員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
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
奏名人得雜出身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士
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
衰老有心力行止勾當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
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內監權新置酒稅等場務
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

進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
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
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

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爲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

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諸處鄉軍顧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

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
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
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
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
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
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
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
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
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
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
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
坐聞奏

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
別定斗力及射親格式

奏乞揀汰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員察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尪弱不堪披帶及愚顛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泊人員一面

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負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嘗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負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負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

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例逐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
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爲薦胡瑗李覲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問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

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
等李觀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
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瞻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
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
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
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

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累有

功勞欲乞特加遙郡刺史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

近聞本路有賊私事發斷遣日乞別取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戰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
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已各轉兩資及移易差
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
有原州最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城藏康奴等蕃
部常與西賊相連作過最爲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
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爲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
官員在彼昨來臣某爲覩朝廷降勅差北作坊副使蔣
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

一面蕃部尋奉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秘書丞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秘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況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兼在環慶州界點集添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僉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

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
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
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遠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
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候通
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禁馬懷德曾爲透
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
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

是轉一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
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
特與轉閤門祗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
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
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
賊得趙瑜等銀盃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
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
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
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
作一隊爲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

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

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鏗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况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

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
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
幹辦三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鬪得功及有心計緩急
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
資充沿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目令隨行指使候
到邊上遇有闕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會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會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
杜會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勤搢紳所許錢
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
緣河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爲用兵之備
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頗有改更杜會自梓州遠回又

河北轉運使自有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
與別議恩澤張沔自到陝府累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
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
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
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
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
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
臣切見寧州通州著作佐郎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
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
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
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

澣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
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
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
聖慈差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
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
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
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爲育
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
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

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
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
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祕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
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
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
潤皇猷或經述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
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
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
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
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
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
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

幸此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
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
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
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吳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
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
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
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
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爲財賦之要地最宜得
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
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

民不爲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
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
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
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旣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
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絨陳執禮爲因王欽
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
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
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
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
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

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真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

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
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
楮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
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楮子散與過弓箭軍
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
諒又云士卒怨嗟况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
更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
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
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
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

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
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
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
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
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
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
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
使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
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
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樹威

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
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人卒然處置此路又
差王元權之况王元在河東沮法巴曾責降今
且在邊上備負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
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
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
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
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
獎擢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

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
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
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
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
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
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
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
亢不能重慎爲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
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
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
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
已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

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彛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日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控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

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
大段垂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
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
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
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
捍大寇不使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
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
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
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
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
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連人
只稱有送官真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

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撫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賚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

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
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
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
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
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
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
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
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
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祇堪犬馬
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
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亢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
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
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勅指揮若
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坐罪其張
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
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
錢曾爲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三本人家貧親老與
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
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
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
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
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會親使著係省官錢自

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爲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

明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
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
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
理寺奏斷王堯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
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紛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
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爲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
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爲損舟船遂遣使經度
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
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
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
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

先朝有詔失於論詳遂許移之三司爲去年新
會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
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
見情

一據案申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
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
王溟爲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
移橋利害溟方對荅即非因王溟請託而後行
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又
堂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
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

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
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
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
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
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便令入謝以存
國體群臣幸甚幸甚

一王溟得替賃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
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
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
爲王溟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
溟尚不肯須用錢賃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
因王礪奏王溟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

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員外郎請託
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
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
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
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本人類來理雪紊煩
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
五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
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
人命及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
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
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

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疎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爲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越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旣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今有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

定奪此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
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溟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
榮古慎越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群議
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
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群
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
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
臨

奏爲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

勘鞫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

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
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
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
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
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
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
見非有他意况劉滄是汧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
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
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
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
勘蓋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
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

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
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
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
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
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
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
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
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爲侵用公使錢入
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
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

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
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
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
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
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
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
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
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爲監主自盜之
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
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爲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
之坐誠爲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
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

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鄜延
路中最高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
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末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
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覩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
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
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
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
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
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

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
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
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往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
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
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
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
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薄之才涓勞未立不可再
有貪冒貽譏縉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賴

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爲糾彈之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今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

祿是先王以醫事爲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爲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鍼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

一八奏議
一
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貢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

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
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
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
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
一旦倉卒不爲國家之用旣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
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
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懾衆望者有幾人哉臣
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
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
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
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
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

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
官吏爲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爲重然國家恐北戎
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
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
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
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
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
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
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
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
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
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

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
所雖有飢饉不爲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
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
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恣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
朝廷凶虐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
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
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群盜而天下大亂
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
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分內召募情願捉殺強賊
人負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勇壯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喚

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
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路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分
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趁直候捉殺靜盡即等第優與酬
獎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
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
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
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徃徃生心其差去
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
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歛掠或遇天寒路遠
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

計不能撫恤爲宣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員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歛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員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紬綿被襖支散所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爲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撫則深損

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兵士
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候賊平日各歸
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
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
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中賊無
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
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
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
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
易爲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
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
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
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
致踈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文正公尺牘目錄

卷上

家書

中舍 十六帖

忠宣公 一帖

九國博 一帖

中書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二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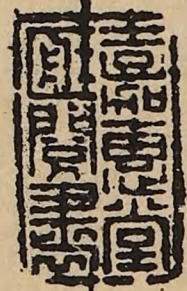
朱氏 十五帖

指使魏佑 一帖

卷中

與韓魏公

共三十一帖



卷下

交游

晏尚書 三帖

邵鍊先生 一帖

諫院郭舍人 一帖

王狀元 一帖

石曼卿 一帖

曹都官 一帖

孫元規 一帖

孫明復 一帖

滕子京 一帖

李太白 四帖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張文定 二帖

陳水部 一帖

謝屯田 二帖

戚寺丞 四帖

知府太卿 二帖

蔡欽聖 二帖

工部同年 二帖

南陽著作 一帖

知郡職方 三帖

安撫內翰 一帖

翰長學士 二帖

安撫太保 三帖

卷之八

李節推 一帖

通理虞部 一帖

仲儀待制 三帖

文鑒大師 一帖

朱校理 一帖

田元均 一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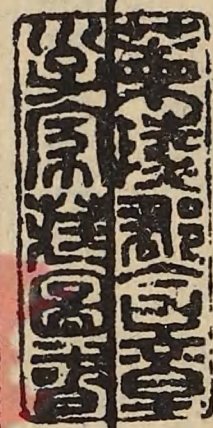
尹師魯 二帖

季寺丞 一帖

文正公尺牘目錄

Carthana library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
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
已簽署外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
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

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
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
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
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
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遂成咽塞更多
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
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
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
親踈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
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
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

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
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
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
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
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
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
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
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
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
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

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
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
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奈何奈何家
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
籃子盛之以箬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
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爲照管若在水
濱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
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
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
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

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柰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爲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柰何柰何切勸二屯田少

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劄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

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
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
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
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爲季家孩兒病却總未來
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
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爲今令魏祐
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
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
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
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
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

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
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酒亦送
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將息慎勿動
臟腑也

二屯田不及書口誦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
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
書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
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覲馬秘
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
田常熟者則婚嫁有所指望特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
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他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

伐官告文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重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覲乞加保重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

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苦苦
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
却令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
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
稅田契確實用多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
契便與了却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
且勉力爲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柰何柰
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
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
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
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
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此如常遇
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姝女也今年郊天
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
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
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
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
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間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
或奏不得即改聶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

郊恩例但勘下曆子未要請出先筭欠多少馬價并來
年聖節進奉並當進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
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
報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
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枱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
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
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枱也請曉之
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

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
夜差人先賚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出處子細
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
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
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
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巴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
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
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
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
宅上井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會因石十人力行
有書必然可達八真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

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貞外歸來
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
由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
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恡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便人去相
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
嬪神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
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
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葬事只要就長山
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
京乍到不及云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
公外安寧甚慰思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

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
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
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
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
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
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爲某暫來南京便
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
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
向去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宣某咨
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

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
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
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
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
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襄
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
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
不宣某咨于朱姪秀才

台座

某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
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
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
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

愛不宣某上直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
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
得免禍孫先生蔡十四見希致懇爲他在官邸不欲發
書悉之悉之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某
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
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塵豈不能安一弟使
專於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
五人日有功課凝寒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
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

雖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着灸看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只空取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
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襄構
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
某謔久不致懇得見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卽不
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
足下起發襄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
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某致干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
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南郊異
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爲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
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
恩於一第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

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穎倅學士三
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
爲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
不廢且遣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喜遽聞哀訃苦事苦
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
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
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
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

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
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
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寫書將此呈
他無妨汝到陽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爻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與韓魏公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答後
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
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
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
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

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
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
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卽就
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
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
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
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侂胄云少
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
無煩官負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
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
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
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負舉人無不
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

待送永叔作墓誌其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勝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爲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表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某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爲助盛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
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
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
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
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
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
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斫傷甚困重問之言
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
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
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秘丞正旦

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
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
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

蕃部

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入來

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

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

如前

安可儀懽試之也

並乞密之元秘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

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已

請用硫黃好者爲末搯之疼即止

或是風壅即

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墻以道塗之勞久
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穰下度日無客公事絕
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久於衝要嚴君

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恠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
英秀並安邠人回草草

某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
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
不調則其氣不平氣
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
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
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
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
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
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
之說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
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

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寵

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削有

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劄子中云緣別路已有不辭免者渭州已

謝延第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

量力實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某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

仄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為光寵柰

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

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

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

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

復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爲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爲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與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

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
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
踈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

朝不管成敗如楊國忠逼哥舒翰速戰而陷長安須慮

禍之速也或俯仰從眾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

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

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眾上下他日誰咎願公

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眾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

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

山策舉可用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

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爲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

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
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徃視
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
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
八分在河內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
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濟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會
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
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
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
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

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
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
報過此無所爲已乞罷使名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
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末期再會
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在釣翰伏承起
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
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
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
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釣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
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柏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

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麤使得
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自循揣曷報上恩愧
幸愧幸公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
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
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
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
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奉
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
志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
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
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
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
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
任或移澗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
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
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
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
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
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
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

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
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爲人攻剝則反有
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
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未得到諒多勝
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
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
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
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
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
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
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

所以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爲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來示諭在鎮三朞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請此爲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爲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爲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

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
福頒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
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
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
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
雨後來聞已霽霈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盛
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
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
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
文健筆高古相稱爲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
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

集序云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

亦似曉白

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某先言二三事他心安而不憂其後它方叩頭云公言已盡矣明日

昇疾而來却無一言是相知之深不暇言也

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

不同未叔寧作數千字

未曾敢寫出別處

其間言未叔

莫見寫否實北望雄府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是紘紛不肯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賦詩
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慙荷慙荷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閱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
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
併受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抃為生平美事甚幸甚幸
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
恐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
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
入城者六七千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
復蘇四向亦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
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

不忍辭避拜遇未十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爲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爲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爲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

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惶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爲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頤養至和與神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爲知己之羞拜會末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歎辭義足以風化搢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末期惟日

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開化圖書館
kuahua library

八天版中

三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英文五公久...

...

...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乂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交游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
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
奏記負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
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

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竒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如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窻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旣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徃徃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

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
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某啓伏惟叅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恩改蘇首
捧釣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
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
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
仰黷台光伏蒙尚
書不以隆墀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隆鐘之大而納茲
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
之狂緩其嚴誅寵以釣什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
光夫何猥辱當此褒賜某謂葛覃芣苢微物也託于周
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渦賦青社州學
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

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禮閱廣
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叅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
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
爲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與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
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遞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惟遷諫司奉袞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某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真賞之際，使人愉然，曾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
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依依而水
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誅歌古人謂道可樂
者今夫信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
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攜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飲傷
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机修咎蓋稀足下亦復
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
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笑我也

與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爛然
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其後進之
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爲輕况君父之知
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爲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
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
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
與衆協力庶幾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
又所得將多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
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
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

我遺感抃感抃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
望以此爲多未拜覩間伏覲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
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憂矣
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
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
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已者甚善甚
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落魄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
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
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
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也矣以來者衆

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
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
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
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
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
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
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
經畫請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
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
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
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上居請一來講
說因以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
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
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
千萬自愛自愛

某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

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
某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覩間萬萬自重

頒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無以
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韋老昨日鄧州同來宛
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
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韓學士應未
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爲風氣發動
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
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彊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先生曾中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爲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爲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

夫之後而已尚阻竒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於聽
決未遑修報旣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
間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
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
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
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
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
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
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某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日致
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
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
知歲寒何以爲褐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
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下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
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羸

某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
驛音鮮寓慙悚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縻
才識者奉惜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嵇曰知己東行所
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

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久闕致誠頗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負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充海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

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
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
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鄭下
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
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
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儀牽
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
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
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賚書去如即遣人來

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
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
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
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榜也漸遠風音黯黯為戀惟多
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
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
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
性所得必多某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
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

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柰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如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

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
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
重保重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
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
實慰瞻言某雖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
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
燭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
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
力柰何柰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
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

出官多愛多愛

麀粃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
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
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
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絕也猶恐不濟柰何罷去至秋
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
豈以高下爲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
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

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勃入勃出之禍
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有丘
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鬼神
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事渴見賢
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
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軋州祕丞至此言
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
無際國本如此孰爲固之環慶籬落稍有倫序願得外
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務則尚可兼之經略
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爲國活民以植根
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北事已萌不勝

憂蔡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爲舉辟二人已許一員
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已
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爲意
即遠大也

安撫大保

某諮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
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
得還荅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

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
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
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爲祝

仲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覲不
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
重

某啓前日遣急足齋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
奉攻閩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爲也臺刻頗深
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戾昨來謝章有

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事所云
投鼠傷器此實詣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
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
能逃况吾輩耶寬中自愛自愛某於閣下爲罪人但長
者深察本心乃敢奉勉悚悵恨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
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薄因思曾
高本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
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奏官似兩不矢志仲儀
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
俗其聞見然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
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道接
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來又得書
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
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
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
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
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

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某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贊

汝陰之請令一任清滿足爲基址曾勸他余就洪守石就汶倅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今穰下活心閑耳靜幸事

與田元均正月十八日

某啓至郊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
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
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
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
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末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
下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
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
者猶煎爇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家如之邠
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
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

多愛不宣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棊侶也先託
致意

與季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某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
勝某此中無事
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
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
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
加愛加愛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
齋棧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
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
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

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棻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
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
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
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
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
漶今重命工鋟梓刊置家塾之歲寒
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丁丑
正月甲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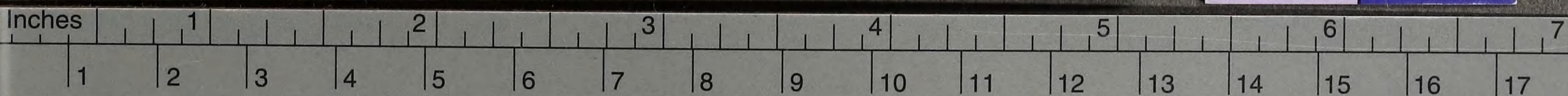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集
六

開化圖書館
Kashir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